



忆47年首届毕业同学和恩师

香港 47年届 梁明常(上)



1953年巴中正校大门

1953年巴中正校大门

编者按:

这是旅居香港的巴中首届毕业生梁明常学长，母校初期办学鲜为后辈的校友知道的校史及校园趣事。

时间过得太快，快到来不及回想6年的中学一晃就已经毕业了。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忘不了曾为一道几何题的求证而拣尽脑汁、费尽苦心，问题解决时又是何等的快乐，真胜过吃巧克力和ES CENDOL；忘不了几个同学为讨论数学题而争论得面红耳赤，各执己见；更忘不了自习课上，同学们竟然书生意气、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，大谈金庸王羽生的武侠小说，自己解释说“增加营养，补充新鲜血液”。“常在河边

走，哪能不湿鞋，”结果被老师在教室外罚站，但心里却乐滋滋，无怨无悔。

初中的青春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，还是一个懵懵的初三毕业生。初中是追逐梦想的摇篮，高中就是奔向理想的里程碑。高中一个卧薪尝胆的年代，功课不像初中那么轻松自在。在这三年里我们扬帆起航，脚踏实地努力求索，为将来升大学融入社会打好知识的基础。老师们也兢兢业业、倾囊相授，同学们都开始长大了感觉任重道远，一切的嬉笑打闹都化为目不窥园加倍努力读书之乐。

本文描述首届毕业生老学长在巴中求学的亲身体会，母校巴中诸多才高八斗

学富五车的老师在简陋的课堂对学生循循善诱，终于培育出千万桃李，成为国家的栋梁社会的精英，至今津津乐道，传为佳话。

(一)

1941年12月8日，日本点燃起太平洋战争，次年2月爪哇旋即沦陷，所有华侨学校小学以上被日本占领军通令停办。

那时，我就读于八华高中一年级，同学们感到彷徨，前途渺茫，无所适从。人生往往有这样的时刻，似乎大山压顶，无路可走了，这时候真是需要勇气，需要保持对未来的希望。

我和部分同学，坚持补习数理化，注意文体活动，确保身心健康待机再求学。也巧韦同芳老师家就在我隔壁(Kebon Torong)，真是得天独厚。我和同班同学萧宜雍、吴士英、黄培元等十多人，参加了韦老师及尚之一老师开办的数理化学习班，后来学生多了，分上下午两班制，通过数年的补习，巩固了学业，为后来考入联中奠下了基础。

战争终究要结

束，侵略者必然会失败。1945年5月大战结束，8月日本投降，爪哇重光。由战前五个中学中的三个，即广仁、华侨、福建中学，联合成立了巴城临时联合中学，45年10月15日正式开学。当年联中师资较齐，所以是唯一能开办高中部的中学。

等待了三年半的时机终于来临，大家如饥似渴地，纷纷考入最高班的高中特别班(相当于高中二)。这一班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，很多是八华高中一、二、三和初中三学生，如温祥麟、李成立、钟秉祥、萧宜雍、黄仲桓、冯卓勋、李渊如和我等等。有来自华中的吴宏集、广仁的宋兴荣、杨淑芬、洪泉声。华侨中学的刘铮华。也有来自新加

坡的林云娥、万隆的黄瑞芳、郑年春。还有荷校的学生等约五十余人，程度参差不一，所以称之为高中特别班。

为了要尽快提高学业水平、高特班只集中授以国文、英文和数理化、其他科目暂时放弃。

同学们的学习热情，从专心受老师严格训练的紧张情况，是前所未有的。班主任刘耀曾老师和其他老师，不辞辛苦，在课中或课余时间竭尽全力地教导我们。整整花了一年时间，高特班才提升到正式的高中三年级，全面恢复学习所有科目。毕业文凭上都列出所进修的科目，以备日后求学、求业之用。

1946年中，在全巴城教育会议的决议中，联中改名为华侨



1952 PRAHU火山口不得入

1952年PRAHU火山口